

“苦篁斋”写竹◆王金声

张大千说:“中国当代画家只有二个半,一个是溥心畲,一个是吴湖帆,半个是谢稚柳,另半个已经故去,就是谢稚柳兄长谢玉岑。”大千先生固然堪称一代宗师,言下之意就是在他心目中能与自己并驾齐驱的就有谢稚柳,而他的胞兄恰恰又是大千先生义结金兰的挚友谢玉岑,可叹的是如今知道谢玉岑的人寥寥无几,日前在常州博物馆召开的“风雅与归——毗陵钱谢书画艺术国际学术研讨会”,才让大家充分领略钱谢两家数代联姻而构成蔚为壮观的阵容,有钱名山、钱小山、谢玉岑、谢稚柳、谢月眉、谢伯子等满门隼才,风雅并蒂,其中谢玉岑以文学、书法、绘画兼善,堪称近代文人画家的风标,舍弟谢稚柳则是饮誉当代集书画、鉴定、史论于一身的艺术大师。

国学大家王遽常也说:“谢稚柳是一本书。”那究竟是怎样一本书呢?还得翻到从前一页,谢稚柳16岁入江南大儒钱名山开办的“寄园”书院,学习经史子集、诗词歌赋,就此打下坚实的国学基础,加上自幼

倾心陈老莲书画,偶尔习作花鸟,业师钱名山看在眼里,积极鼓励他走书画这道,可以说弱冠之年的谢稚柳就找到了适合他的艺术天地。离开“寄园”后,开始与张大千、徐悲鸿等名家广泛交游,师法宋元绘画而汲取诸家精华,初步形成有自己面目的画风。尤其是在1942年应大千之召赴敦煌考察,归来后画艺大进并写成了《敦煌石室记》一书,晚年的《鉴余杂稿》则是在古书画鉴定领域的扛鼎之作,成为举世公认的鉴定大师。当邂逅南唐徐熙之落墨法之后,他就把自己豪迈豁达的生命本色倾注于水墨铺陈的绚烂色彩中,仿佛在用生命作画。

吾生有幸拜识谢老,唯时值年轻不太知趣,求索过多,故谢老与我长谈不多,每次去谒都是谢老直截了当:“今天来写什么?”或“题什么东西?”那天又去巨鹿路寓所敲门,三姑婆谢月眉开的门,一见是我忙不迭唠叨:“你又来了!”我赶紧取出自己要写的、及帮友人鉴定题跋的东西统统放进了画案上,谢老午睡



刚醒,戴着墨镜走出内室,我看不清他表情,打过招呼后没敢多说话,谢老发话了:“嘿嘿!生活不少啊?”我慌忙解释:“这几件是朋友让我带来题的,还捎了些土特产和老酒,不成敬意!”谢老板着脸说:“吃的统统拿回去,不然不题。”我站着不吭声,谢老边审视边提笔题了两幅老画,又拿起一张字转过身来对我说:“这张不对不能题。”坐在画桌对面的月眉姑婆颇有微辞用乡音发话:“好了!好了!这点写好就好了!”我厚颜抢答:“再写一张,最后一张。”回想当年此景,不禁两颊绯红。

谢老喜竹,自用堂号无数,惟“苦篁斋”一名沿用甚久,谢老客渝

时,后院有片竹林,始对修竹写生,返沪后在自家小园种竹,多不成活,故自嘲“苦篁”。

余藏谢老“双竹图”横批,堪称衰年变法之精品,此件原为老干部曹漫之旧藏,据说曹公与海上画家交往颇多,频繁出入谢家,七十年代初指定要谢老写张斑竹与紫竹给他,谢老说紫竹见过,斑竹未见其自然生长的模样,反问道:“你见过吗?”曹回答:“我老家山东没斑竹,你家不是有湘妃竹的笔杆,照样画不就行了。”谢老又问:“斑竹叶子长斑吗?”曹说:“也不知道。”谢老只好苦笑,沉思了一会摊开纸,两枝修篁跃然纸上,斑竹只绘直杆,清丽而不

凝滞,紫竹一丛摇曳生姿,如此杰构实在相得益彰,既赝老莲真趣又兼徐熙落墨,完全脱离了古人画本,开创一种全新的境界,一挥而就的边跋洋洋洒洒直抒胸臆:“癸丑五月二十九日,漫之同志枉过习悦斋,为言紫竹与斑竹似未入前人画手,虽竹类繁多,而此二种实为名品,因发兴为写此图,使中南二枝会于一管。年来衰病头目昏眩,又安得蜀中邛竹以为杖耶。聊奉漫之同志一笑。”一方“鱼饮”闲章,难道不是谢老在诉说自己遭遇的处境“如鱼饮水,冷暖自知”吗?

谨以此文纪念谢稚柳先生逝世二十周年。



小品石·蜡烛

◆王炳奎

那一年深秋,沪太路奇石展办得较晚,天气骤然变冷,寒风瑟瑟,客人稀疏,撒展那天清早,我依然赶去觅宝。摊主“小新疆”见我如此痴迷石头,特意从一个木盒中,掏出了这组酷似蜡烛的小品石。我惊喜万分,照价满意地收下了。眼前这段似乎刚熄灭的残烛,直径大小与真烛一样,深陷的灯芯,如泪滴般的蜡油滚落下来,它是新疆的奇石组合:蜡烛为玉质细腻的白玛瑙,直径2.3厘米,高3.1厘米;灯盏(蜡烛托)为新疆泥石,盏长6厘米,宽4.5厘米,高1厘米,盏的中间还有直径3厘米圆型凹槽。

蜡烛通常为照明工具,由石蜡制成,可燃烧发出光亮。它的用途广泛,在一些活动中起着特殊的用途。在文学艺术作品中,人们歌颂蜡烛是因为它默默地燃烧着自己,用自己的光去照亮别人,直至将自己燃尽。说起蜡烛这种品质,人们就联想到敬爱的老师,为了祖国的强盛事业,选择了太阳底下最神圣而又最艰苦的职业,他们忠诚党的教育事业,无论是数九寒天,还是三伏酷暑;无论是晴朗的白天,还是黑暗的深夜,他们辛勤操劳,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把知识化作千万颗晶莹的露珠,无私地洒向花丛……用毕生的精力,苦心培养祖国的幼苗,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,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栋梁之才。然而自己却一天天苍老,用自己的生命为人类献出光明,却不求一丁点的回报。

蜡烛的一生是辉煌的,从生到灭,始终为人们奉献着光明。流下的,是滚烫的汗珠;燃烧的,是稀有的生命。在感激中度过自己的一生,在黑暗中挥洒光辉。“春蚕到死丝方尽,蜡炬成灰泪始干”,这不正是老师一生的真实写照吗!

(图片摄影:张静庵)

今年是恢复高考制度40周年。1977年10月12日,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公布全国首次恢复高考的消息,当年12月10日至12日正式考试。全国参加高考报名人数570万,录取27.3万,录取率约4.8%。这次考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,考试改变了几代人的命运,从此在社会上形成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新风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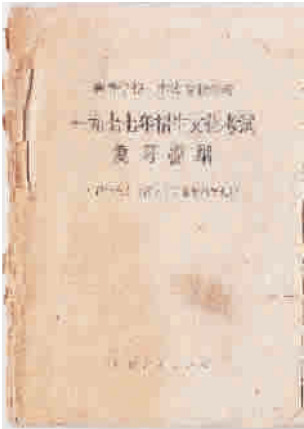
为了帮助报考者迎接高考,广西人民出版社于1977年10月出版了《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一九七七年招生文化考试复习提纲》,共分政治、语文、历史、地理、数学、物理、化学七门课,其中政治分为马列著作、毛主席著作和党的十一大文件和思考提示两个部分,思考提示共列了42个问题,比如有这样几道题:第1题,人类历史发展经历了哪几个社会阶段;第17题,为什么说小生产是经常地、每日每时地、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?语文分语文基础知识、写作知识和作文练习两部分,基础知识中有遵照毛主席关于“把消灭错字认真地当做一件事情来办”的指示,要求考生正确掌握和运用汉字,理解和掌握常用的词和成语,理解和分析并列、选择、递进、转折、假设、

大肚宽肠、肥颊大耳的弥勒菩萨,向来是根雕艺术家最喜欢的创作题材,尤其是以造像入神、精细打磨见长的上海胡氏根雕非遗传承人胡月明,多年来,每创作一尊弥勒菩萨,常常是一完成,即被藏家收藏。在上海朵云轩最近举行的“瓷杂文房珍玩”拍卖中,第一次将当代根雕艺术家的根雕作品入拍,胡月明的两件弥勒作品被选中拍卖。

第一件《福在眼前》(30×38×26cm,图左)巧妙地利用柚茶木的树瘤,略施雕琢,自然形成弥勒的袈裟衣褶和双足,特别是胸前的一组树瘤,如蝙蝠状,是整件作品的点睛之笔,“福在眼前”寓意即出于此。这些树瘤疏密分布,恰到好处,如十八童子戏弥勒的传统形象。弥勒面部饱满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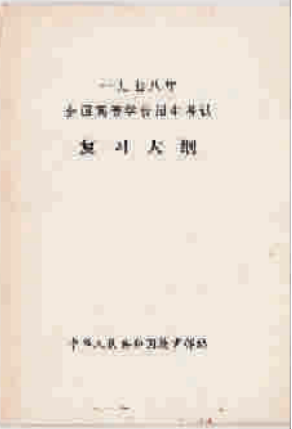
见证恢复高考的珍贵资料

◆郑自华



条件、因果等复句,并掌握有关的关联词语的用法,掌握常用标点符号的用法。

《一九七八年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复习大纲》,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编,上海教育出版社翻印,政治分为辩证唯物论常识,社会发展简史,科学社会主义常识,中国革命和建设常识和时事政治,内容显然比广西的《复习提纲》宽泛;语文分阅读和分析并列、选择、递进、转折、假设、



能够理解一篇文章的中心思想、在写作方法上的特色。《复习提纲》有59页,价0.11元,《复习大纲》40页,价0.09元。

用现在的眼光来看,无论是广西的《复习提纲》还是教育部的《复习大纲》,其内容简直是太浅了,让初中生答题都绰绰有余,比如,1977年上海高考语文卷,作文为“在抓纲治国的日子里——记先进人物二三事”和“知识越多越反动吗”(二选一),

作文分为90分,基础知识只有10分;这年的数学卷中有这样一道题:某生产队去年养猪96头,今年养猪120头,问今年比去年增加百分之几?计划明年比今年多养40%,明年养猪几头?

有人说没有参加过高考的人生是不完整的。尽管我是同步买了《复习提纲》(《复习大纲》),但是却没有成为1000万高考大军中的一员(1978年也有500多万人)。后来看到考试题目,觉得自己能应付,尤其是政治和语文。直到1982年,我参加了上海电视大学第一届中文专业的入学考试,并被录取,总算圆了自己的大学梦!

由于这是在特殊年代举行的特殊考试,1977年高考后面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细节,例如:这年高考报名费为5毛钱,这个标准是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的。现在想来真是匪夷所思。

从40年前恢复高考制度以来,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我手里的《复习提纲》、《复习大纲》成了见证恢复高考制度变化的珍贵资料!

海派根雕《弥勒》

◆黄文进



润,慈眉善目,笑容可掬,两颊的小酒窝平添了几份可爱可亲的感觉,整件作品体现了海派根雕“三分雕刻、七分自然”的艺术特色。

第二件《弥勒》(30×17×21cm,图右)作品的疖瘤更加丰富,布局天然,有很强层次感,柚茶木的金黄色泽更显弥勒的庄严华贵,头部浑圆,面容慈祥,体现出弥勒出离烦恼、以欢喜之相度化苦俗众生的慈悲心愿。此外,弥勒曾以布袋和尚的形象出现,因此也被世人尊为财神。

根雕欣赏收藏,常以材质、作者、蕴意论高低,特别是根雕的创意内涵,具有极大的延展性,收藏根雕、观赏根雕,不只是为了一块树根木头,而是这块树根所承载的文化信息。